

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

WENXUE

JIXUESHENG

Daxi

中国留学生

文学大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ZHONGGUO

LIXUESHENG

WENXUE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

Daxi

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

本书编委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·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/本书编委会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21-1336-1

I.中… II.本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③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9265 号

责任编辑:谷 梁(特约)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·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

本书编委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25 插页 2 字数 453,000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100 册

ISBN 7-5321-1336-1/I·1044 定价:30.00 元

容 闳 (1828—1912) 广东香山人, 1841 年入澳门玛礼逊学校, 1847 年至 1854 年赴美国留学。1863 年开始筹建江南制造局, 并组织中国第四批官费留学生——一百二十名幼童出洋赴美留学。此时他还任中国在美的“留学事务所”的监督和中国政府驻美的“副使”, 戊戌政变失败后, 他逃出北京, 到上海后继续参加维新活动, 并出任唐才常组织的“中国国会”的会长。因清政府指名通缉, 1902 年流亡美国, 以迄于终。《西学东渐记》是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 (又译《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》(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))。

西学东渐记(节选)

容 闳

第五章 大学时代

拒绝毕业后当教士

予未入耶鲁大学时, 经济问题既未解决, 果何恃以求学

乎？虽美国通例，学生之贫乏者，不难工作以得学费。然此亦言之非艰行之惟艰，身履其境，实有种种困难，而舍此更无良策。计予友在美国人中可恃以谋缓急者，惟勃朗及海门二君。勃朗即携予赴美者，海门则予在孟松学校时，尝受其教育者也，予既无术自解此厄，乃乞二人援手。彼等谓予：“孟松学校定制，固有学额资送大学，盖为勤学寒士而设。汝诚有意于此，不妨姑试之。第此权操诸校董，且愿受其资助者，须先具志愿书，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，乃克享此利益。”予闻言爽然自失，不待思索，已知无补额希望，故亦决然不向该校请求。数日后，诸校董忽召予往面议资遣入学事。是殆勃朗与海门二君，未悟予意，已预为予先容矣。校董之言正与勃朗、海门同，谓毕业后归国传道则可，第具一志愿书存查耳。

决心为中国谋福利

此在校董一方面，固对予极抱热诚。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，则不轻诺。予虽贫，自由所固有。他日竞学，无论何业，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。纵政府不录用，不必遂大有为，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，以竟吾素志。若限于一业，则范围甚狭，有用之身，必致无用。且传道固佳，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。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，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，何往而不利。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？在信力薄弱之人，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，不久消灭，谁能禁之。况志愿书一经签字，即动受拘束，将来虽有良好机会，可为中国谋利者，亦必形格势禁，坐视失之乎。余既有此意，以为始基宜慎，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，宁抱歉衷，不得不婉辞谢之。嗣海门悉予意，深表同情。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，决不能以食贫故，遽变

宗旨也。

考进耶鲁大学

人生际会，往往非所逆料。当予却孟松校董资助时，为一八五〇年之夏，勃朗方至南部探视其姊，顺道访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(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, Ca.)之会员。谈次偶及予事，遂将得好消息以归。尤幸者，勃朗之归，适逢其会。设更晚者，则予或更作他图，不知成如何结果矣。渠对于予之意见，亦深以为然，因语余萨伐那妇女会会员，已允资助。此岂前此梦想所及者？遂束装东行，赴纽海文，径趋耶鲁大学投考，居然不在孙山之外。盖予于入大学之预备，仅治拉丁文十五月，希拉文十二月，算术十阅月。于此短促之岁月中，复因孟松左近地方新造铁路，筑路之际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辍，而予之学业遂亦因以间断。同学之友，学程皆优于余。竟得入彀，事后追思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余之入耶鲁大学，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，然在教室受课，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，以故备形困难。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，使无缺乏之虞；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，以冀不落人后也。尚忆在第一年级时，读书恒至夜半，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。坐是体魄日就羸弱，曾因精力不支，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，乃能继续求学焉。

英文论说两次获奖

至第二年级，有一事尤足困予，因微积学是也。予素视算术为畏途，于微积分尤甚。所习学科中，惟此一门，总觉有所捍格。虽日日习之，亦无丝毫裨益，每试常不及格。以如是成绩，颇惧受降级之惩戒，或被斥退。后竟得越过此难关，则赖

有英文为助。美国大学制，每级分数班，每班有主任教员，专司此班中学生功课之分数。学生欲自知其数多寡者，可问主任教员。予班之主任教员，曰白洛及(Blodget)，乃教拉丁文者。予在二年级时，自愧分数过少，至不敢向教员探询，私意或且降级。幸英文论说颇优，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，故平均分数，犹得以有余补不足。自经两次获奖，校中师生异常器重，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。然余未敢略存自满心，以予四学年中平均分数之少，扪心惭汗。若因人之誉己而趾高气扬，抑自欺之甚矣。

半工半读学费充裕

第二学年之末及第三学年，学费渐充裕。以校中有二三年级学生约二十人，结为一会，共屋而居，另倩一人之为司饮膳。予竭力经营，获充是职。晨则为之购办蔬肴，饭则为之供应左右，后此二年中予之膳费，盖皆取给于此。虽所获无多，不无小补。萨伐那妇女会既助予以常年经费，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。此外予更得一职，为兄弟会管理书籍。兄弟会者，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。会有一小藏书楼，予以会员之资格，得与是选，博微资焉。

第四学年，兄弟会中仍举予为司书人，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。予既得此数项进款，客囊乃觉稍裕，不复以举债为生。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，每年薪俸所入，亦不过二三百金。彼且以赡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，则予以个人而有此，又有妇女会赠予以袜履等物，更不必自耗囊金。无此犹云不足，则亦过矣。

第一个中国毕业生

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。同班中毕业生,共九十八人。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,实自予始。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。时校中中国学生,绝无仅有,易于令人注目。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,故相识之人尤多。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,稔予者几过半。故余熟悉美国情形,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。予在校时,名誉颇佳。于今思之,亦无甚关系。浮云过眼,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。

予当修业期内,中国之腐败情形,时触予怀,迨末年而尤甚。每一念及,辄为之怏怏不乐,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。盖既受教育,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,而道德之范围亦广,遂觉此身负荷极重,若在毫无知识时代,转不之觉也。更念中国国民,身受无限痛苦,无限压制。此痛苦与压制,在彼未受教育之人,亦转毫无感觉,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。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,痛苦亦多,而快乐益少。反之,愈无知识,则痛苦愈少,而快乐乃愈多。快乐与知识,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。

要使西学传到中国

虽然,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,则其所见亦甚卑,惟怯懦者为之耳。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,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。在予个人而论,尤不应存此悲观。何也,予既远涉重洋,身受文明之教育,且以辛勤刻苦,幸遂予求学之志,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,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,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,则当日夕图维,以冀生平所学,得以见诸实用。此种观念,予无时不耿耿于心。盖当

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，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，规画大略于胸中矣。予意以为予之一身，既受此文明之教育，则当使后予之人，亦享此同等之利益。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予后来之事业，盖皆以此为标准，专心致志以为之。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，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，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。

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

留美事业枯株复生

学生既被召回国，以中国官场之待遇，代在美时学校生活，脑中骤感变迁，不堪回首可知。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，判若天渊；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，认为不容稍缓之事。此种观念，深入脑筋，无论身经若何变迁，皆不能或忘也。今此百十名学生，强半列身显要，名重一时。而今日政府，似亦稍稍醒悟，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。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。自中日、日俄两次战争，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，已达数百人。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，虽经蹂躏，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株复生也。

李鸿章怒斥吴子登

当诸学生撤回未久，予亦出使任满，去美返国。时陈兰彬已先予一年归。故事，凡外交官任满归国，必向政府报告一次，谓之销差。予亦循例入都，道出天津，谒直督李文忠。谈次及撤回留学生事，文忠忽转诘予曰：“汝何亦任学生归国

乎？”予闻言，莫知其命意所在，答曰：“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，皆赞成此举也。予纵欲挽回此事，亦何能为役。且违抗谕旨，则人且目为叛逆，捕而戮之。”文忠曰：“否，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，仍留美以求学，故颇属望于汝，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。”予曰：“当日此举，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？身居四万五千里外，安能遥度总督心事？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，令勿解散，自当谨遵意旨，惜当日未奉此训示耳。”文忠怒形如色，忿然曰：“予已知此事之戒首为谁矣。”于时吴子登亦自京来津，约予往晤，以理不可却，访之。吴语予，渠在北京，京人士遇之极冷淡；此次谒李文忠，不知何故逢怒，命此后勿再来见，甚怪事也。予察吴状，似甚狼狈。此为予与彼末次晤谈。嗣后此人销声匿迹，不复相闻问矣。

北京的环境卫生差

既抵京，循例谒政府中各重要人物，如恭亲王、庆亲王及六部尚书等，耗时几一月，乃得尽谒诸大老。北京地方辽阔，各达官所居，相去鸾远。往来代步惟骡车，既重且笨。车中坐处，状类衣箱，其底即轮轴。轮与箱间无弹簧，故行时震动极烈，行亦甚缓。街衢复不平，车辙深至数寸。行路之难，可想而知。道中浊灰扑衣，秽气刺鼻，漫空涨天者，初非泥砂，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末，陈陈相因，变为黑色，似尘土也。飞入耳鼻毛孔中，一时不易擦净。行人皆戴眼纱，头及两手，亦有风帽手套等物，以为抵御。水含盐质，洗濯尤不易去秽。不图首善之区，而令人难堪如此。

予居京三月，颇欲设法禁止鸦片之输入，灭绝中国境内之

嚮粟。乃上条陈于政府，请其采择施行。旋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告予，谓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材，故一时未能实行。于是予此计划，束之高阁者垂二十五年。直至近数年来，始见此问题于万国公会中提出讨论焉。

在美国的家庭生活

一八八二年，去京赴沪，居沪者四阅月。得吾妻自美来书，谓瘵病甚剧，乃急归视。翌年春间抵美，则病者垂危，喉音尽失。予于途次，颇虑不及面。今犹未为失望，不得谓非上帝厚余。一月后，竟得转机。尤幸之幸者，予妻体素荏弱，又因予常漫游，虑或遇不测，恒抑抑不欢。余归国时，适有美教士某君告予妻曰：“容君此行，殊为冒险。恐中政府或以留学事务所事，置之于法。”女子善怀，闻此不殊青天之霹雳，所以病也。予之返中国，可一年有半。妇已积思成痼，令人增伉俪之好。一八八三年之夏，妇病良已，至诺福克(Norfolk)避暑，归时渐复旧状。医谓宜迁地调养，庶不复病。因于冬间卜居于南部乔治亚省之亚特兰德(Atlanta, Ga.)又曾移居纽约省之亚特朗德(Adirondaks, N. Y.)。但此迁徙之调养，功效亦仅。居亚特朗德久之，一八八五年冬，复病胃，饮食锐减，复思迁居他处。予重违其意，乃徙于纽求才省之色末维尔(Summerville, N. J.)，不幸又感寒疾。居色末维尔约两月，仍返旧居。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，予遂赋哀弦矣。于亚特朗德(Hartford)西带山公塚(Cedar Hill Cemetery)间购地葬之。中年哀乐，人所难堪，吾则尤甚。今老矣，以吾妻留有二子，差幸醵而非独。然对子思其母，辄复凄咽。吾二子皆能养志，品行亦佳，无忝耶教人格，此则余引以自慰者。

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,为余生最不幸时期。毕生志愿,既横被摧残(指教育计划)。同命之人,复无端夭折。顿觉心灰,无复生趣。两儿失母时,一才七龄,一才九龄。计嗣后十年,以严父而兼慈母,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。予外姑开洛克夫人,助予理家政、抚幼子者凡二年。最难堪之际,赖能勉强支持焉。

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

中日战开两条献策

一八九四年,中日因朝鲜问题,遽起衅端。予颇不直日本,非以祖国之故有所偏袒,其实曲在彼也。日人亦非不自知,特欲借此兴戎,以显其海陆军能力耳。战事既开幕,予之爱国心油然而生。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君,蔡君前在公使馆为予之通译兼参赞者也。每书皆有条陈,规划战事,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,直至无穷期而力不竭。

第一策: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元,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,雇用外兵五千人,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,使之首尾不能相顾。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,必以分而弱。中国乃可乘此暇隙,急练新军,海陆并进,以敌日本。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:一面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,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,借款四万万美金,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。时蔡为湖广总督张文襄(之洞)幕府,得书后以予策译为汉文,上之张督。此一八九四年冬间事也。

去伦敦活动借款

予初不意张督竟赞成予之第一策，立电来美，派予速赴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元。此时驻伦敦之中国公使，为李文忠属下之人。彼已先知予来英伦所任之事，故予亦无需另备特别公文，有事即可径往谒公使。予抵伦敦不及一月，筹商借款已就绪，惟担保品尚未指定。予乃托公使转电政府，请以关税为抵押。不意总税务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请，以为日本此时方要求一极大赔款，此关税指为日本赔款之抵押品，尤且虞其不足云。实则此亦遁辞耳。盖李文忠素与张文襄意见不合，战事起后张李二人尤时有争议。张对于李所提议之和约，极端反对；然李方得慈禧太后宠，内有大援，故竭力主张和议。赫德之依附中央政府，又为必然之趋势。于是张督拟借款一千五百万之议，乃置诸不闻不问之列，此大借款遂以无成。而予之为经手人者，乃处于进退维谷之地位。伦敦承商借款之银行团，几欲以此事控予于法庭也。

应张之洞邀请回国

予以借款无成归纽约，乃电致张督，请其指示此后进行方针。张复电亦无他语，但速予立归中国。予之去中国，十三年于兹矣。当一八八三年归美时，自分此身与中国政府，已永远脱离关系。詎知事竟不然，至今日而犹有人欲招予归国也。但此次招予之人，乃与予素未谋面；其人之学问、品行、政见若何，予除一二得之传闻者外，实毫无所知，而彼转似能深知予者。盖张已上奏清廷，召予归国，奏中褒誉，至无以复加。余因思归中国一探真相，果有机会能容予再作一番事业与否？

惟予前在中国时,本属于李文忠门下,今兹则将入文襄幕府,适处于与李反对地位矣。

两个儿子

未首途之前,予所不能不注意者,即对于予之二子,必先为布置妥贴,使得受良好教育。因托予妻兄开洛克博士(Dr. Kellogg)为二子之保护人。长子颢彤,此时已入耶鲁大学雪费尔专门学院,年龄较长,力足自顾。幼子颢槐,尚在哈特福德中学(Hartford High School)预备。予深虑其废学,乃商之予友吐依曲尔夫夫妇(Rev. and Mrs. Twitchell),令颢槐寄宿其家。吐依曲尔故一国之善士,学行俱优。彼视余子犹子,而余子得亲炙其家庭教育,亦幸事也。屏当既竟,即航海归国。

中国应实行新政策

一八九五年初夏抵上海,购中国官场礼服,耗费不貲。时文襄已由湖广调署两江,故予径至南京,往总督署谒之。忆予于一八六三年,第一次见曾文正于安庆,觉文正之为人,具有一种无形之磁力,能吸引吾人,使心悦诚服。今见张督,则殊无此种吸力。张之为人,目空一世,而又有慵惰不振之态。谈次,于一千五百万借款之决裂,偶一及之即轻轻略过,亦不告予政府不允之故。但予于此中真象,早已了然。盖张李既冰炭,而李在北京政府中之势力,远胜于张。故张所主张借款之策,政府竟不采纳。张自不乐自言其失败,故仅以官话了事。次乃及李文忠。张斥其为贪鄙庸懦之匹夫,谓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,坐是革职,几不能自保其首领。中国因李一人,乃受此最可耻辱之挫败,言次若有余恨者。旋询予中国新败,当用

何策补救？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，苟其欲之，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，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。所谓新政策，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，以为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部之顾问，与之订立十年合同。十年后若有成效，则更继续聘请。惟所聘之顾问，必须有真确之经验，高深之学识，纯洁之品行而后可。既聘之后，其所陈之嘉言良策，政府当诚意采纳，见诸实行。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，处于各顾问之下，以资练习。如是行之数年，则中国行政各机关，不难依欧西之成规，从新组织也。

张之洞不能采纳

以上所言，乃予对张督所发表之意见。顾张闻予言，始终未置可否，亦不发表其意见。默然静坐，有如已干之海绵，只能吸水入内而不复外吐也者。故此次之谈话，较前与曾文正之晤谈，乃大异其趣。曾文正之招予，将任予以何职，胸中已有成竹。其见予也，不过示予以进行之方针耳。张则对于中国全局，既无一定之宗旨，亦无方针之可言。而于予所献之计划，则又嫌其太新太激烈。不知予此次之回国，因恨中国之败，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，故所言如此。且舍此计划，实无救亡之良策，不能以激烈为予咎也。张而果如曾文正之磊落光明，则一时纵不能实行予言，正不妨略以数语为鼓励，使予知其人有举行新政之决心。予之计划，目前虽不能实施，而对于将来，尚有一线之希望也。乃张则不独无此言语，且无如是之思想。于是予与张之交际，以此处为起点，亦即以此处为终点。此后更无机会再见其人。张之电招予归国，仅于其未归武昌之前，派予一江南交涉委员差使，聊以敷衍予远来之意。

迨后刘忠诚(坤一)实授两江总督抵任后,张仍回武昌原任,去时亦未招予同行。可知张之意见,与予不合,故不欲予之臂助。虽不明言,而其心已昭然若揭矣。在予方面,此次归国,既非谋升官发财而来,则亦何乐与之周旋,以仰其鼻息。予居刘坤一属下,任交涉委员,亦不过三月之久,旋即自行辞职。在中国官场中,必谓予此举为不敬上官,予则不暇计及矣。此三月内,每月领薪百五十元,而无一事可为,不啻一挂名差使。此即予居张、刘两督属下之短期经验也。

张荫桓与翁同和

一八九六年,予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,遂至上海。于时脱然无累,颇得自由。已而予又得一策,拟游说中央政府,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。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,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,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。并聘一中国文士,助于合译。而当时助于者有黄君开甲。黄曾出洋留学,曾为政府任为圣鲁易博览会之副监督者也。予之译事既毕,乃怀译本入京,并携一中国书记同行。至京,遇予之旧友张荫桓君。其人即于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,在华盛顿任中国公使者。张因邀予寓其家,寄榻于此凡数月。此时张荫桓身兼二职,一为总理衙门(即外交部)大臣,一为户部(后改度支部)左侍郎。而户部尚书则为翁同和,光绪帝之师傅也。张见予之国家银行计划,极为注意。将予译本详细参阅,加以评断。谓其中有若干条,不合于中国国情,难期实行,但择其最紧要而切实可行者,列入足矣。予如其教,斟酌损益后,乃上之户部尚书翁同和。翁与张意见相同,亦甚以为然,遂以遍示部中同僚,征求意见。数星期后,部中重要

之数大员，咸来予寓，对于予之条陈，赞赏不置，谓此事即当奏之清廷云。不数日，遂以予之国家银行计划，拟成奏折，由张荫桓署名，翁同和则从中赞助焉。

国家银行的计划

今试述予之计划：予以为欲立国家银行之基础，必由政府预筹一千万两之资本，以为开办费。中以二百万两购置各种机器，以鼓铸银币、印刷国债券及一切钞票；以二百万两为购地建屋之用；所余六百万两存贮库中，以备购金、银、铜三者，将来铸成各种泉币，以流通全国。此一千万两，只足供国家银行第一年之开办费。将来中国商业发达，则国家银行亦当随商业发达之比例，而逐年增加其资本。此其大略也。

被盛宣怀贿赂破坏

此事既有端绪，旋即着手进行，派委员，购地址。予则受户部之委任，将赴美国，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，并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方法。户部奏折，亦邀清廷批准。部署粗定，乃忽横生枝节，有为张荫桓及发起诸人意料所不及者。先是有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□□□（编者按：即盛宣怀）其人者，与翁同和交颇深。此时忽由上海来电，嘱翁同和暂缓此举，俟两星期彼抵京后，再为区处。翁得电，遂允其请，而垂成之局，乃从此破坏矣。盖□（盛）道台之名，中国无人不知其为巨富，家资累万，无论何种大实业，□（盛）必染指。□（盛）虽身居上海，而北京为之耳目者极多，京中一举一动，无不知之。北京有势力之王公大臣，亦无不与结纳。即慈禧太后最宠幸之太监李莲英，□（盛）亦交结其人。以故□（盛）